◆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詩語背後

◆木 木

韶關紅色記憶(下)

任何事件，都是由人物承載的。韶關這片熱土上發生的事件可歌可泣，我固然留下深刻印象，而對事件中一些人物命運的思考，更是欲罷不能，感懷不已。

在通常的革命敘事中，有三類人物的表現為人熟知：領袖的英明指揮，戰士的浴血苦戰，群眾的支持和犧牲。從反面看，則有敵人的兇殘，叛徒的奸惡，以及未覺悟者的麻木。這些人物形象，在韶關紅色記憶中都不勝枚舉。然而，此次韶關之行，所得不止於此。另有兩個人物，始終在我腦子裏揮之不去，似乎從他們的生命軌跡中，更能感受到天下大勢，浩浩蕩蕩，世事難測，造化弄人。

一個是陳毅，他的堅韌、樂觀和才情因為融入宏大的事業而得到昇華；另一個是龔楚，他因精明權變、信仰缺失而走出的人生之路，充滿了荒誕。

陳毅1901年出生於四川樂至，自幼天資聰慧，寫得一手好文章。大革命風起雲湧，陳毅投筆從戎，22歲加入中國共產黨，26歲參加南昌起義。後來，因負傷未能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留在蘇區繼續開展游擊戰爭。他拄着枴杖、拖着傷腿奔走於各游擊區，經歷了革命生涯中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對此，他在1936年夏天寫作的《贛南游擊詞》中有生動描述：

天將曉，隊員醒來早。
露侵衣被夏猶寒，樹間唧唧鳴知了。
滿身沾野草。

天將午，飢腸響如鼓。
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
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會議兵機。
交通晨出無消息，屈指歸來已誤期。
立即就遷居。

嘆缺糧，三月肉不嘗。
夏吃楊梅冬剝筍，獵取野豬過山忙。
捉蛇二更長。

滿山抄，草木變枯焦。
敵人屠殺空前古，人民反抗氣更高。
再請把兵交。

1936年冬天，陳毅在梅嶺被圍，敵人以5個營的兵力日夜搜索。他傷病纏身，埋伏莽草叢中20餘日，好幾次搜索者的腳步近在眼前，「慮不得脫，得詩三首留衣底」。這便是被稱作絕筆詩的《梅嶺三章》，表達了一個共產黨人臨危不懼的豪邁胸懷、笑對生死的高尚情操和堅信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念。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游擊隊之所以能夠存在，而且沒有變成歷史上任何形式的流寇和山大王，也可以從《贛南游擊詞》中找到答案：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親父母，我是鬥爭好兒郎。
革命強中強。

勤學習，落伍實堪悲。
此日準備好身手，他年戰場獲錦歸。
前進心不灰。

莫怨嗟，穩腳度年華。
賊子引狼輸禹鼎，大軍抗日渡金沙。
鐵樹要開花。

大敵當前，蚊叮蟲咬，生死懸於一線，心中卻想着人民，想着學習，想着大軍渡金沙。有了這樣的情懷和精神，眼前的苦難不過化作詩家的養料，為輝煌的人生之旅打下豐富底色。陳毅一生都在寫詩，他用詩詞對共產黨人的革命鬥爭作了形象記錄和熱情謳歌，完美融合了革命鬥爭的艱苦性與英雄兒女的浪漫情懷。戎馬倥偬，倚馬可待，何其瀟灑豪邁。

龔楚，韶關本地人，與陳毅同齡，也是大革命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南昌起義，紅軍長征後亦留守南方打游擊。從履歷看，早期龔楚的地位比陳毅高。他參與創建紅四軍，開闢中央蘇區，並稱「朱毛龔」；領導百色起義，創建紅七軍，與張雲逸、鄧小平齊名；留守南方，作為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項英的副手，出任參謀長。同樣留守的陳毅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並無兵權。

1935年初，國民黨軍隊加緊對留守紅軍進行「清剿」，局勢日益嚴重。龔楚感到前途渺茫，對紅色革命失去信心，叛變投敵。抗戰期間任第七戰區第一縱隊抗日游擊司令，駐防粵北地區，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廣東省委、中共粵北省委機關遷址韶關。 作者供圖

曾與日軍激戰，保衛了家鄉韶關。戰後轉地方任職，當過徐州市長、仁化縣長以及廣州行轅少將高參、廣東行政督察專員等地方保安職務。1949年11月，深感國民黨大勢已去，率部向解放軍投誠。當年12月，受命前往海南策反國民黨守將、韶關老鄉薛岳，途經香港時滯留，決定脫離政治漩渦，改名龔松庵，隱居香港。

龔楚至死不承認自己兩次改變政治立場是投降，也不承認留居香港是叛逃，只認為是道路選擇不同。1980年代後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於不再追訴國民黨軍政人員在建國前犯罪行為的公告後，龔楚萌發了回鄉的念頭。經反覆溝通，統戰部門最後批覆：對龔楚回鄉定居依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按原國民黨中級軍政人員接待來往。1990年9月中旬的一個晚上，龔楚與夫人乘火車從深圳回到韶關老家，直到1995年在家中去世。

龔楚返鄉定居時，與他同期參加革命的故人只剩下鄧小平了。他給鄧小平寫了一封正式書信，陳述自己葉落歸根的願望，還拍發了電報，第一時間報告自己返鄉的消息。鄧小平從北京打來了電話，據說幾近失明的龔楚聽到昔日老戰友的問候，雙手握着聽筒，老淚縱橫……

大浪淘沙，韶關的紅色故事還繼續着，一個個紅色人物陸續登場。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廣東省委、中共粵北省委機關遷址韶關。數年之中，創建大量敵後抗日武裝和根據地，開闢華南敵後抗日戰場，廣東成為國統區中共黨員人數最多的省份，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一路走來，多少驚心動魄，多少鋼筋鐵骨，歷歷載入史冊。

南國春早，從3月的梅嶺關上望出去，火辣辣的映山紅已然漫山遍野了。歲月不居，山河永在！

莽莽蒼蒼湘贛邊 一方熱土喚韶關
猶聞北伐烽煙起 又見長征鐵馬還
五嶺青峰培氣節 三江白浪洗塵寰
由來多少男兒血 化作漫山紅杜鵑

字裏行間

◆黃仲鳴

小說謎

1950年代的香港文壇，是個小說的時代，其意是指市民大眾沒有什麼娛樂可言，大都沉迷於追報刊的連載小說；甚至購買、租借單行本來過日子。

當年的小說家，尤其是通俗作家，莫不扭盡六壬，別出新意來吸引讀者。這些作家中，有一人往往受大眾忽略，那就是陳霞子。戰後他任《成報》編輯，一份以小說為主打的大眾報。陳霞子以不同筆名在該報連載各類小說，包括借殼小說、社會奇情小說、間諜小說，甚至殭屍小說也寫上了，所用筆名計有阿夏、阿霞、筆聊生、夏伯等。直到1950年代中，因籌辦《晶報》，那才脫離《成報》，連載也停了。

除了在《成報》筆耕外，還在《香港商報》塗鴉，寫《大話西遊》，寫《海角梁山泊》。他還別出心裁，創造一種叫做「小說謎」的三日完小說。第一日刊登的叫「謎面」，第二日叫「謎心」，第三日叫「謎底」。每日八百字。布局頗精密，連題目也別出心思，如〈陳查禮探案〉；或和新聞有關的〈姑婆屋〉，或涉社會奇情的〈冷暖良緣〉等。這風行於1953年。在報上連載時，隔鄰就是他頗受批評家注意、以夏伯筆名寫的「大專欄」《海角梁山泊》。

◆別出心裁的小說。 作者供圖

所謂「謎面」是故事的引子，「謎心」就是敷陳故事的重點，層層推進，第三日就揭盅故事的結局。

如此手法，是否陳霞子首創？存疑。

他署名「筆聊生」，這筆名比「夏伯」更為響亮。《成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三生分銀」之說。這「三生」，指的是靈簫生、怡紅生和筆聊生，其意是，「三生」是稿霸，在通俗小說界中，稿件搶手，稿費全給他們分光了，這或誇張，惟受歡迎則是事實。他用「筆聊生」這筆名，一直到1956年《晶報》創刊，才轉讓給親戚林壽齡採用，林在《晶報》撰〈西遊回憶錄〉。

那麼，1953年「小說謎」的筆聊生，究竟是誰？按照行文風格，這應該不是陳霞子？因為，他有一習慣用語，最為人識別，那就是以「造」為「做」，如「以為希特拉此一殺人魔王，什麼手段都造得出。」又如「但須知造着我地此一行」（筆聊生〈黃色青瓦斯〉）；在另篇小說中，有「請她回來，與親友相見，算造家人。」（筆聊生〈鵲巢鳩毀〉），可是，在「小說迷」中，卻不見這種「風格」。

即是，「小說迷」非陳霞子之作了？

在當年，文人筆耕，每有替筆，陳霞子編務、稿債纏身，找個「槍手」亦毫不出奇也。林壽齡是他筆名的「繼承者」，是否早已用來代寫「小說迷」？但那還須考證。

姑勿論如何，筆聊生的「小說迷」，有其突出之處；至於內容、思想，亦甚近陳霞子的作風。他擅長三及第，亦擅文言、白話文，語言可能隨他所寫的作品而變更也。

「小說迷」這種另類小說，亦算新奇，惜無後來者，成一時風氣。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悼李我：《李我的快樂與安樂》；回顧李我的一生

喺我李我人生裡頭，有兩種「樂」，一種叫「快樂」，一種叫「安樂」。

《粵語講呢啲》
悼李我：《李我的快樂與安樂》；回顧李我的一生

《李我的快樂與安樂》李我

我好容易喊！
睇我個人好似好樂觀，其實我所寫嘅嘢好sad嘅，
因為我呢生人唔知咩叫做「快樂」。
順境時候只係一種片刻嘅「快樂」！
人最難得嘅係咩？
係「安樂」，「快樂」好容易買到！

《回顧李我的一生》梁振輝 13/6/2021

李我外公係太醫，得罪太監走了之；
着草南下到廣東，落地生根此其中。

醫術傳予李母親，女中醫粵第一人；
占卜星相也相授，非一般大家閨秀。

聞名省城慕名至，翩翩男子扮求醫；
嘴上塗蜜甜絲絲，終被打動成好事。

以為一生有所依，轉頭告之係阿二；
迫令母子返大屋，勢成騎虎無路哭。

大婆恰到上心口，忍無可忍運路走；
逃落香江不作妾，因緣際會操故業。

李我變返做官仔，屋企幾個工人使；
接送放學顯派頭，風流快活安知愁。

無心向學母心焦，訛稱離棄出奇招；
從此李我不用罵，老師稱許成學霸。

好景不長母離世，正一係淒涼個淒；
十七歲私定終身，誓盟生死兩不分。

遭逢戰亂兒女失，兩口對泣心結鬱；
冇人冇物剩得我，藝名就改做李我。

生活逼人妻走佬，人生似窮途末路；
頂硬上見乜都撈，不怕艱辛與操勞。

李我勝在周身刀，唱彈打吹做得到；
風行台長當伯樂，電台講古啓序幕。

舊時講故只講古，李我講古唔講故；
原來李我只講今，題材充滿現實感。

坎坷經歷題材多，因果倫理煮一鍋；
一人分飾多角色，創造廣播界奇蹟。

一講觀衆即受落，聽少陣都唔安樂；
天時地利加人和，造就李我做一哥。

文藝小說橫空播，粉絲多到一籮籮；
無名小子超前輩，聲價何止升百倍。

省港澳得一把聲，輕易就把對手贏；
電台驚李有異心，廣告收益來對分。

麗的開台算大事，冇咗李我點成事；
天空小說強勢至，李我寫入廣播史。

天空小說雖無形，無形傳聲勝有形；
大小報章來連載，帶挈幾行人發財。

每冊書印數百萬，書商豈敢來怠慢；
電影改編掀風潮，粵劇爭相嚟呢招。

叱咤風雲廣播界，同事聽衆同愛戴；
往昔苦難轉璀璨，人生從此多燦爛。

處事待人盡心性，豁達疏爽重義情；
作育英才攜後輩，孜孜不倦來教誨。

做廣播要正粵音，做人謹慎記在心；
講話毋誨淫誨盜，導人向善方正路。

夥拍商台十七載，告別廣播新世代；
李我廣播一代神，相信今後再無人。

天空小說嘅精神，盡得眞傳只一人；
此人乃其妻蕭湘，唔做主婦尋理想。

從來講古冇女娘，蕭湘一出反正常；
倫理小說由佢創，賺得婦女淚汪汪。

李我先行蕭隨後，共創不朽嘅成就；
男有李我女蕭湘，神鵰俠侶天遨翔。

七十一載鶼鰈情，一朝分隔淚滿盈；
今日此去化煙雲，永留心坎未覺分。

飽歷風霜九十九，風流瀟灑揮衣袖；
聲藝永存人世間，含笑九泉別塵寰。

來鴻

◆吳翼民

母親(二題)

溫情眼窩

家裏親人偶有小恙，頭痛腦熱什麼的，我立即會湊近去用眼窩貼上彼的額際，感觸一下體溫，因為眼窩是人體觸覺器官最為靈敏的部位，用眼窩一貼，基本可以確定是不是有了熱度。說來也怪，當我用眼窩貼上自己的至親——妻子、女兒抑或外孫的額頭，他們都會顯得十分順從，有一種被呵護的神態。我基本也能用眼窩大致測出他們的體溫，說是：「勿礙勿礙，熱度是有一點的，五六分而已。」妻子不信，立即用體溫計進行核實，結果總是基本相符。妻子乃驚詫道：「這麼說，家裏體溫計也不必備啦。」我回應說：「是啊是啊，我童年和少年時，老家從來不備那玩意，母親的眼窩就是最靈的體溫計呢。」

母親已經去世十餘年了，可母親的眼窩留給我的溫情卻從來沒有消退過。那時我甚至有着暗暗的巴望，巴望自己經常患病發熱，如是，便可以經常享受母親眼窩傳遞的溫情。似乎童年少年時我經常會生病發熱，豆芽形的羸弱體質，營養欠良，便缺乏免疫力，稍有風吹草動便蔫了神。那會兒母親便會陰雲上了臉面，但佝下身子靠近我的臉面時，陽光的微笑霎時驅走了陰雲，一邊勸慰着「勿礙勿礙」，眼窩就向我的額際貼來。此時我分明感受到母親吐納的氣息是那麼的甜蜜，眼窩傳遞的溫度是那麼的舒適。她的眼窩貼在我的額頭上良久，我近乎零距離看着母親秀氣而慈祥的面容，感覺得飽經風霜的臉龐竟是那麼的美麗，尤其是她的眼睛，雖然高度近視，卻流淌着聰慧的色澤。

母親的眼睛高度近視是少女時用功讀書所致。其實母親一天也沒上過學，少女時天天陪護弟弟上學讀書。那年代女孩是沒有受教育機會的，可母親執意要學習文化知識，便從她弟弟那裏「批發」，每天陪着弟弟做功課，油盞燈的豆火幽幽，她的眼睛卻明明，及至油盞燈的豆火明明，她的眼睛則幽幽矣。眼幽幽卻心明明，一天沒上過學的母親居然能閱讀《三國演義》、《紅樓夢》，到了晚年，她的枕頭邊上總有書本，所以她晚年時依然用漸呈枯癟的眼窩來貼測親人的體溫，依然是那麼靈敏。

母親是過了「米壽」臥病在床的，我從外地趕赴老家去探望她的時候第一個問候她老人家的就是我的眼窩。我用眼窩貼在母親額際的時候感受到她的體溫是那麼溫和，氣息是那麼清爽；接着我用額頭去貼上她的眼窩，她深陷的眼眶沁出一片濕潤……

綿長手澤

家裏有一副宣和牌，32張骨牌，我放置着視為神明，因為它是母親生前喜愛之物，是我和母親「手談」的寶貝，它浸潤着母親綿長的手澤。

從前舊式家庭娛樂之物不是麻將牌便是宣和牌，人們謔稱「竹園乘涼」，相比較似乎後者更靈活多姿。二人三人四人甚至多人都可娛樂，最絕的是一人可以玩出許多花樣。多種玩法我都嫻熟，都承母親一手傳授，繼而我又傳授給了外孫。我想此種國粹不應該就此斷代。

我離鄉工作後特意備了一副宣和牌，就為的母親來我處小住時咱娘兒倆有個娛樂休閒的載體。

母親年逾八旬，腦筋依然靈敏，比如「相十副」，到最後幾副，總是她先看出經緯，轉幾個彎子讓難關起死回生。我每看到她靈機一動、眼睛一亮、老皮鱗鱗的手幾下擺弄，牌譜便靈光閃現一路暢通。這時我彷彿看到了年輕時母親那雙靈活而倍為艱辛的手又把一家子的生活操持得井井有條。

母親一輩子沒有到哪個單位上過班。曾經多次有市裏的絲織廠來聘請母親去上班工作，母親都辭謝了，因為孩子太多，還有年長的婆婆要侍候，她必須要料理家務，於是答應為絲織廠做外發加工而不誤家務。絲織廠就看上了我母親的巧手，什麼樣的亂絲到我母親手裏都能理出個頭緒，她成了做外發加工「掉絲」（整理亂絲）的班頭，方圓一帶「掉絲娘」（加工整理亂絲的女人）凡有「疑難雜症」，只要求到我母親這裏必「一烙鐵燙平」。母親卻從來不收受別人的好處。按說母親高度近視，怎麼這般靈巧？但她的手太過機靈，無眼勝有眼，母親常跟我們講千手觀音的傳說。她說，千手千眼，手跟眼其實是相通的。有一年春遊，我在輪船上買了一枚穿針器，讓近視的母親穿針方便些，一毛錢花掉，連買茶水的錢也沒了，回家後遭到母親的數落，她其實憑着手的感覺即能穿針自如。

母親除了做「掉絲娘」，還幫助鄰居們扎鞋底，加工一雙鞋底收入二毛錢，因手裏有勁，她扎的鞋底特別硬實，但付出的血汗也多，是名副其實的血，——因太過用力，針屁股經常頂穿頂針箍，手指就滋出血來。我們看着心疼，母親一笑了之：「這哪是血滴，是一顆紅寶石嘛，多好看！」以後想到母親的「紅寶石」，我學習再不敢懈怠。

母親的手一到冬天就滿是凍瘡，家裏家外的忙碌，北風呼嘯中上河灘洗衣服，有時河水還結着薄冰，她的手焉能不受凍？母親可沒在乎，照常風風火火奔忙。為了節省開支，家裏每年都醃一缸雪裏蕻鹹菜。那會兒我最怕看到她伸手去鹹菜缸裏撈鹹菜絞鹹菜，看着她皺眉翕鼻、絲絲吸氣就鑽心的痛，母親啊，您一雙手就恁地吃得起苦……快納到兒子的懷裏，讓兒子好好暖暖您吧。

詩詞偶拾

◆申寶珠

致母親

五月，思念一座籬笆
五月，思念一朵牽牛花
五月，思念一隻蝴蝶
五月，思念我的母親

一隻白鷺
是從童年寄出的一封信
一株蒲公英
是飛向遠方的降落傘

西紅柿、辣椒、茄子
齊刷刷地抬頭
牛在低頭飲水
梔子花、合歡花、石榴花
金燦燦地微笑
雲從天空飄過

五月，思念一座籬笆
五月，思念籬笆上的牽牛花
五月，思念牽牛花上的蝴蝶
五月，思念繡蝴蝶的母親